



# 水下六米的凝望

苏沧桑 著

苏沧桑 著

SU CANGSANG ZHU

梦里水乡人未老  
SHUIXIA LIUMI DE NINGWANG

# 水下六米的凝望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 
山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水下六米的凝望 / 苏沧桑著. —太原: 山西人民出版社, 2017.6

(全国中考热点作家美文典藏书系)

ISBN 978-7-203-09969-7

I. ①水… II. ①苏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01794 号

---

## 水下六米的凝望

---

著 者: 苏沧桑

责任编辑: 员荣亮

复 审: 贺 权

终 审: 孔庆萍

装帧设计: 张慧兵

---

出版者: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山西人民出版社

地址: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

邮 编: 030012

发行营销: 0351-4922220 4955996 4956039 4922127 (传真)

天猫官网: <http://sxrmcbs.tmall.com> 电话: 0351-4922159

E-mail: sxskcb@163.com 发行部

sxskcb@126.com 总编室

jfjb-lx2007@163.com 主编

网 址: [www.sxskcb.com](http://www.sxskcb.com)

---

经 销 者: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山西人民出版社

承 印 厂: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---

开 本: 890mm×1240mm 1/32

印 张: 10

字 数: 210 千字

印 数: 1—5000 册

版 次: 2017 年 6 月 第 1 版

印 次: 2017 年 6 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203-09969-7

定 价: 39.80 元

---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## 目 录

## 第一辑 等一碗乡愁

鱼 眼	003
淡 竹	007
天 堂	011
抵 达	014
蒹 葭	018
地 气	021
脉 动	025
遇见树	029
自由心	034
水知道	037
树知道	040

- 044 敦煌痛
- 050 与雾同行
- 053 珍珠梅瓶
- 057 等一碗乡愁
- 063 那水那巷那情

## 第二辑 时光的气味

- 069 姐姐，今夜我在千岛湖想你
- 074 你静默的样子
- 080 时光的气味
- 085 有一张纸
- 090 与海成说
- 096 古道密码
- 104 仰望风
- 110 水凝香
- 113 凤信子
- 117 放学路
- 120 米的香
- 124 半碗饭

狗屎路	127
自多情	131
碗莲花	135
忙 神	141
熬 叶	144
地 痛	147
蛛 网	151
面 天	155
天 泪	159
冷 爱	163
细 雪	167

### 第三辑 水下六米的凝望

水下六米的凝望	175
一钩新月天如水	181
种满庄稼的花园	188
所有的安如磐石	194
夜渡莲岛心染香	210
一只叫西溪的眼	213

- 218 没有月色的丽江  
223 灵魂私奔的地方  
227 德清是一个人  
232 把油灯点亮  
239 秋窗风雨夕  
246 居然隐者风  
252 神仙的日常  
259 远去的书香  
265 水上的洞箫  
269 去山里看海  
275 采菊东篱下  
277 孤山不孤  
298 人间烟火  
302 两只蝴蝶  
305 廊桥咏归

## 第一辑 等一碗乡愁

我在城市人愈来愈陌生的春分、谷雨、七夕、月半、冬至、霜降、填仓等古老节日里，饮酒，祈祷，庆祝，或祭奠……我偏执，不是真的要回去，像祖先一样讨海种田为生，而是，在人生无数个『回不去』里，死守着一个慰藉，试图浇灭那团越烧越旺的乡愁。



## 鱼 眼

这是地球上的公历2011年3月，初春，宇宙无涯光年中无限短的一瞬。

坐在阳台上晒太阳，听新闻。我，鱼缸里的三条金鱼，脚旁的两只小狗，宇宙众生中无限小的一两粒。

新闻说——十天前的日本9级地震，已造成近一万人死亡，两万人失踪，核泄漏事故连续升级。近日，国人传染了核辐射恐慌，抢了两天盐，现在又在排队退盐，一市民抢购了1万多斤，堪称“壮”举，欲退无门。近日，多国部队对利比亚实行轰炸，造成大量平民伤亡……

鱼缸在午后的阳光下，自成一曲绿与光的绝美交响，仿佛离世界无限远——水清澈通透，水底白沙细洁，水草碧嫩柔顺。三

条黑色金鱼，游弋其间，静谧，绝尘。

两只小狗窝在我脚下，打盹，或翻起眼，看鱼，看我，或互相舔舔，又接着懒。

突然，我想起，好几天没有给鱼喂食了——仿佛上帝想到了什么，一切因此而改变——

几十粒红色鱼食，均匀地撒在水面上。

第一条游在最上面的鱼发现了，急剧扭动了一下尾巴，张开嘴浮到了水面上。

第二条鱼也发现了头顶上的鱼食，从水底冲了上来，它的尾巴甩到了第一条鱼。

第三条鱼感觉到水波震动，发现了情况，猛地一转身，冲了上去。

一缸水，瞬间被搅浑了，三条鱼的抢食，搅起了沉淀在沙砾里的鱼粪便，鱼缸瞬间浑浊不堪，脏乱得让鱼窒息。

我惊诧地看着这一切。仅仅一个简单的食欲，世界便从天堂到了地狱，被搅起的粪便，像人类世界被搅起的无数欲望，浑浊的空气让人窒息。

有一条显然聪明得多，吞了很多进去，可是吃太多了，又吐了出来。又去抢。另两条比较笨，在同一个地方转来转去，徒劳地抢食着水和空气。其实，它们三个拼命往同一个方向争抢时，水面的另一边，漂浮着很多鱼食。

这时候，两只小狗已然嗅到了鱼食的味道，却又没有发现真正可以吃的，于是，其中一只以为我给另一只吃了独食，突然就

对它翻脸了。另一只不甘示弱，冲它吼起来。两只狗扑打了一会儿，发现了鱼缸里的秘密，一齐凑上去闻，未果。然后，它俩再也没有了闲暇和亲昵，一齐眼巴巴地盯着我，做好了时刻扑上来抢食的准备。

这时候，一只苍蝇飞了进来，忽然发现自己飞错了地方，拼命想飞出去，可是撞来撞去都是玻璃窗。其实，敞开着的出口，仅仅离它一尺之遥。

太阳西斜，阳台上黯淡了下来，鱼食早被吃光了，鱼缸又恢复了澄净，一切都往平和里走。

短信来了，我查看时，又看到了前几天的那一条：

“世上最痛苦的是什么？辐射来了，盐没了；世上最最痛苦的是什么？辐射来了，盐不好使；世上最最最痛苦的是什么？辐射没来，盐买太多了；世上最最最最痛苦的是什么？人都死了，盐没用完。”

我一个人大笑，歪倒，整个脸贴上了玻璃缸，突然我发现，我的眼和一只硕大的金鱼眼仅一玻璃之隔。

鱼眼很大，没有眼睑，永远不会闭合，永远无法放松。

我知道，鱼眼看东西，靠晶状体前后移动，而不是改变晶状体的凸度，因此，鱼眼是极端近视的。有一种“鱼眼镜头”，有180多度的超大视角，然而，焦距越短，视角越大，因光学原理产生的变形越强烈。因此，鱼眼镜头里的世界极端变形。

这鱼眼，真像人类——近视，变形，不会放松。人类的一切努力，原本都为追求幸福。而当努力等同于算计、争抢、掠夺，

当努力不是为了生存而为领先，当人祸烈于天灾，幸福早已不再是真正的幸福了。

刚才，我看鱼、看狗、看苍蝇时，觉得它们无比的愚蠢可笑。可是哪一个人，真正有资格笑它们呢？也许在它们眼里，人类更可笑，抑或可悲。苍蝇已然告诉我们，人类的出路，其实离自己仅仅一寸之遥，一念之间。

我起身离开，发现鱼眼仍盯着我，外星人般诡异。

## 淡 竹

初秋，我和他相遇在江南一个叫“百草原”的山林中。

他是竹——植物中的另类。

他看上去清瘦且憔悴，相对于百草原其他植物，像一个混得不太好的中年人。

稻子，正是扬花灌浆的妙龄，名牌大学新生般踌躇满腹。

银杏终于褪去一身浓艳，和蓝天的高洁媲美。

松树很满足，即使干瘪的果子永远得不到更饱满的收获。

法国梧桐是老实人，沉浸年代久远的优越感里，并不知道，有一种鹅掌梧桐，要悄然代替它无敌的位置。

兰花三七，像极薰衣草，却更美，所有的花都虔诚地朝往一个方向，像被一种崇高使命蛊惑。据说气味能抵挡蛇对游人的侵

袭。

浮萍无根，却有心有肺，挣脱着随波逐流的命运。

被践踏的草，总是第一时间奋力挺直腰杆，挂着最底层最灿烂的笑。

贪婪的蔓，不知羞耻地攀爬在高大的冷杉上，一边噬血，一边甜言蜜语……

几乎所有的植物，都躡足劲儿，在喊——我要生存！我要开花！我要结果！

甚至动物。三只人工繁殖的小老虎，眼睛都未睁开，拼命争抢着狗奶妈的乳头。

甚至那口奇异的朱家千年古井，都像藏着无穷的欲望。日夜暗涌不息的水，居然漫过高出地面一米的井沿。如果将井沿继续垒高，水会怎样？

他是竹，是植物中的另类。其实，名利、金钱、权势，如同阳光雨露的垂爱，蜜蜂花蝶的青睐，他不是不想要，可是，要弯下腰，要费心机——要将每一条根都变成利爪，团结土壤，虚伪地赞美越来越污浊的空气，要与昆虫讲和，与风霜妥协，对苍蝇漠视，对强加在身上的种种不公委曲求全，才能安身立命，才有飞黄腾达的可能。

可是，他的节生来就是直的，他不能弯腰。他的心生来就是空的，他不愿费尽心机。

真是空的吗？

不。那一节节空里，早已成就一个美妙的小宇宙——有与生

俱来的一些坚持，有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的豁达智慧，有对土地的感恩，有和另一棵竹的爱，与笋的亲，与周围无数青光绿影的促膝长谈、开怀畅饮，有鸟儿偶尔驻足的呢喃，有清风明月的和唱……笑忘功名利禄、荒芜繁杂的每一秒时光都格外静谧而美好。

那一节节空里，是永远的满盈。

更让我惊异的，他不仅直，空，而且淡。

他是“淡竹”——全球原始淡竹林最大群落中的一员。从外表到骨子，都是竹子中的最淡——淡紫、淡红、淡褐、淡绿，淡泊。所以，他与世无争到看淡生死。

他可以很入世。生可以防风，成荫，美化环境，死可以做篾，成为最土最实用的晒竿、瓜架、凉席，竹桌竹椅竹篮。

他也可以很出世。他是箫与笛的前世，不死的魂魄随天籁之音往来天地之间，优雅散淡而隽永。

当然，这并不表示他逆来顺受，他会和压在头顶上的积雪抗争，他不允许荒草占领脚下的领地，他摇曳着枝竿向毒蛇示威，他告诉所有的竹要独善其身兼爱天下。

他是李白，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，使我不得开心颜”。

他是陶渊明，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。

他是郑板桥，“盖竹之体，瘦劲孤高，枝枝傲雪，节节干霄，有君子之豪气凌云，不为俗屈”。

他是文天祥，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”。

他是苏轼，“宁可食无肉，不可居无竹”。

他是疯疯癫癫的释道济公，“数枝淡竹翠生光，一点无尘自有香”。

他是岳飞，辛弃疾，他是中国儒家，“山南之竹，不操自直，斩而为箭，射而则达”……

他是我们身边那些还坚守着什么的人。他们懂得，浓墨重彩是一辈子，云淡风轻也是一辈子。奴颜婢膝是一辈子，坦荡潇洒也是一辈子。他们选择了后者，等于选择了物质上的清瘦，心灵的丰衣足食。

于是，这些自由快乐的心灵，站在一个孤寂的阵营里，成为人世间越来越弥足珍贵的另类，风雨过处，仰天长笑。